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事記續編卷五

詳校官檢討

臣朱依昊

編修

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

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

臣徐敦

謄錄監生

臣何延禮

欽定四庫全書

大事記續編卷四

明 王禕 撰

漢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悼皇考廟災

以本紀五

行志

石顯徙長信中太僕丞相御史奏免顯官徙故郡

自殺

以列傳修

解題曰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

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成帝初遷顯為長信中

太僕

顏師古曰皇  
后之屬官

不復與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

顯等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御史知顯等顓權擅  
執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  
曲從附下罔上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舉奏不自陳  
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  
畏之其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餘見  
通鑑胡寅曰尊謂衡譚知顯等專權擅執不以時奏  
白行罰無大臣輔政之義當矣而論其言百官  
畏顯甚於主上卑君尊臣則非也顯殺蕭望之戮張  
猛誅京房髡陳咸百官重足一迹其視元帝猶虛器  
爾衡譚奏之以警上心豈可指為尊臣卑君乎雖失  
之於前而能勅之於後固賢於終不勅者且顯緣此

遂免徒死少伸天下之憤衡譚之責亦少塞矣當皆群臣多是尊者未見其是也

有星孛於營室

本紀

立故河間王元弟良為王

本紀

罷上林

詔獄

以本紀修

解題曰顏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

獸宮館事屬水衡

二月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

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長厯壬子二月也通鑑不書二月恩澤侯

表可攷今從之

夏四月黃霧四塞博問公卿大夫王鳳乞骸骨不許

以紀

傳五行志修

御史中丞薛宣論部刺史苛政

以列傳通鑑修

六月青

蠅集未央宮殿中

以本紀修

秋罷上林宮館希幸者

以本紀修八

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本紀

九月戊子流星光燭地貫

紫宮

以本紀修

冬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是

日大風拔甘泉時中大木

以本紀修

解題曰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

長陵界中按周制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圓丘夏至祀地於北郊之方澤漢承秦敝自武帝以來祀天于甘泉五時祀后土于汾陰至是用匡衡等議始作南北郊復古制也詳見元始五年解題

漢孝成皇帝建始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以本

紀及郊  
祀志修

辛巳帝始祀南郊

以紀  
傳修

詔減賦錢筭四十

以本  
紀修

解題曰孟康曰本筭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

閏月為初陵

以本  
紀修

二月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

本三  
紀修

月北宮井水溢出

本紀

帝祀后土于北郊

以本紀修

立妃許氏

為皇后

以本紀修

罷六廐技巧官

本紀

夏大旱

本紀

減乘輿馬

本紀

匡衡奏罷郡國祠四百餘所山川羣祠百二十餘所

以本紀修

記志荀悅

匈奴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累若鞮單于立

漢紀修

解題曰按匈奴傳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與漢

親密見漢謚帝為孝慕之故皆稱為若鞮

漢孝成皇帝建始三年春三月賜孝弟力田爵二級

以本紀修



紀

秋關內大雨訛言大水至

以本紀荀悅漢紀修

八月許嘉免

列

傳

解題曰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

九年及成帝立復以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

杜欽以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

至貴將軍宜尊之敬之無失其意衛將軍之日盛於

蓋侯

顧師古曰衛將軍衛青衛后弟蓋侯王信武帝之舊

唯將軍察焉久之上

欲專委任鳳乃策嘉以特進就朝位

許王之執不能以俱盛欽輩心

黨王氏宜其  
專攻許氏也

九月遣諫大夫等循行天下

以本紀修

張譚免

通鑑

冬十月光

祿大夫尹忠為御史大夫

百官表

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

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以本紀修

解題曰合陽侯梁放舉杜欽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

谷永欽延年之子永吉之子也欽對曰日蝕地震陽

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

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

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理萬事永對曰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日食地震同日俱發

厥咎不遠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妻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二人所言具指相類

越雋山崩

本紀

丁丑匡衡免為庶人

以百官表列傳修

漢孝成皇帝建始四年春正月癸卯隕石于亳四于肥

累二

以五行志修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本紀

解題曰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至是乃罷其官

按六典通典司馬遷被刑之後為中書令不言謁者省大

也宣帝任恭顯初元初蕭望之以為中書百官之本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非古制宜更用士人元帝不聽至是始罷中書謁者令奪其所典尚書之事而增置尚書員秦尚書不分曹成帝初置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四曹應劭謂四員武帝初置成帝加其一司馬彪謂皆成帝所創非也五人者常侍曹二十石曹民曹主客曹三公曹也光武改常侍為吏部曹又分南北主客為六曹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曹宋齊梁陳有

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尚書亦有起部而不常置隋唐有吏禮兵刑戶工六部

三月甲申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為丞相

以百官表列傳修

夏四

月雨雪復召直言之士對策白虎殿

以列傳修

解題曰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用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杜欽對曰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

則衆庶咸悅繼嗣日廣萬事之是非何足脩言谷永  
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陛下委棄不納  
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  
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

呂祖謙曰按其問豈得謂之虛文不急乎

欲末殺災異滿譙誣天

顏師古曰殺音先  
冒反譙音來直反

上復問永

永對以日食發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蕭牆之內咎

在貴妾

指班倢倢也

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共掩制陽將

害繼嗣也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陰欲自

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  
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百官盤互親疏  
相錯骨肉大臣小心畏忌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歸  
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陛下誠奮乾剛之  
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以  
遇天所開右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肯對者數十人  
永與欽為上第焉

五月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於殿中

以本紀修

秋桃李



寔

本紀

大雨水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灌四郡

以本紀溝洫志修

解題曰禹所治河凡九道下流疏通可以分殺水勢  
故河久不為患至漢九河故道盡滅而決屯氏靈鳴  
犢口通兩川分流其後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  
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故雖高增隄防而易為泛  
溢至是遂決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  
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  
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餘見通鑑

冬十一月壬戌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

以百官表修

漢孝成皇帝河平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詔王延世隄塞河輒平改元

春河隄成三月以河隄使者王延世為光祿大夫爵關

內侯改元賜吏民爵

以紀傳修

解題曰酈道元水經注河北決於館陶縣分為屯氏

河成帝之世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上使王延世塞

之是水亦斷屯氏故瀆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別河故

瀆東北逕信城縣張甲出焉地里志注張甲河及瀆  
首受屯氏別河於信城縣張甲河及瀆北絕清河於  
廣宗縣分為二瀆餘見通鑑

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詔百官陳過失

以本

紀五行

志修

解題曰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  
昭其占恐害繼嗣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又  
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後宮

劉向之詆後宮若無

異於谷永然向指陳王氏其痛至  
骨與永之自託於王氏志邪異矣於是省減椒房掖

廷用度皇后上疏以為不可行上采劉向谷永之言

以報餘見通鑑

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

本紀

解題曰初韋玄成奏罷太上皇寢園至是給事中平

當言周公成文武之業而制禮作樂修嚴父配天之

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

而以配天高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

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上納其言朱熹曰后稷本封於邠而不窟已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何嘗盡由於后稷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然周人雖以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目為世室而百世不遷或謂祖無功業亦當祧是英

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與祖也又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乎

詔蠲除苛法

以通鑑目錄修

解題曰見哀帝建平三年光武建武十四年解題

漢孝成皇帝河平二年春正月沛郡鐵飛

以本紀五行志修

夏

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

五行志

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

以列

傳六月封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

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

以本紀修

漢孝成皇帝河平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

以本紀修

二月

丙戌犍為地震山崩雍江水逆流

以本紀修

秋八月乙卯晦

日有食之

本紀

光祿大夫劉向等校中秘書

本紀

使謁者陳

農求遺書

以本紀修

河決平原命王延世塞之

以溝洫志通鑑目錄修

劉向奏洪範五行傳

以列傳修

解題曰歐陽脩五行志序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

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

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而

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音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摠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為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為最靈其於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為英華美實氣臭



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剡柔亦首得其一氣之盛至其  
為變惟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  
尤為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  
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  
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  
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  
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為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  
崩水溢泉竭雪霜不霁雨非其物或發為氛霧虹霓

光惟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徃徃道其所失而以類至然皆有推而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耶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皆不足道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為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為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為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

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為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

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  
之者又其祥眚禍痾之說自其獨得之學故畧存之  
庶幾深議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夫所謂災者被  
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  
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  
於春秋記災異而不書其事應蓋謹之也以謂天道  
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  
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而有合有不合有同

有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謹而不言如此而後世猶為曲說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傳也

漢孝成皇帝河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賜孝弟

力田爵二級

以本紀修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遣光祿大夫

博士十一人行潁河郡舉敦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以本紀修

壬申長陵臨涇岸崩壅涇水

本紀

夏四月壬寅收王商印

綬商發病死

以百官表列傳修

解題曰商為左將軍而王鳳顯權驕僭商議論不能  
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民相警大水至長安  
中大亂天子召公卿議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  
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商獨曰此必訛言也問之  
果訛言上於是壯美商之固守而鳳大慙商為丞相  
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守郡有灾害商部屬按問  
古曰部屬猶差鳳重怨商使人上書言商閨門事天  
次其屬令治之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先是皇太

師顏

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商意難之及為鳳所中  
惶怖乃因新幸李捷仔家白見其女會日食太中大  
夫張匡上書言商誣罔悖大臣節宜窮竟考問制曰  
勿治鳳固爭之商免相三日嘔血死餘見通鑑呂祖  
謙曰商之拒鳳者以區區之正也以正獲罪雖不免  
猶足以自立於世奈何改行詭道以不正而濟之身  
名俱辱宜哉

荀悅論曰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鳳也將欲忠主安民意不得已

而鳳以為恨馮婕妤之當熊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惻怛於心將以救上而傳昭儀以為隙皆至於

死其可  
痛乎

六月丙戌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張禹為丞相封

安昌侯

以百官表  
列傳修

解題曰禹善論語上之為太子也受論語於禹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昔王鳳專權而上方鄉經學敬重師傅禹與鳳並領尚書心自不安數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遂代王商為丞相夫商以忤鳳死則禹之



貴顯固其宜哉

庚戌楚孝王嚙薨

列傳

以司隸校尉王章為京兆尹

以百官表

修

山陽火生石中改元

以本紀修

漢孝成皇帝陽朔元年

解題曰應劭曰時陰盛陽微故改元陽朔欲陽之蘇息也顏師古曰朔始也以火生石中言陽氣之始

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

本紀

冬王章下獄死

以本紀修

解題曰章字仲卿泰山人也定陶恭王來朝上謂王

我未有子爾長留侍我矣恭王因留國邨大將軍鳳  
心不便恭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陰盛之象定陶  
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故天見戒宜  
遣之國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訣

日食或歸咎蕭望之周堪劉向

或歸咎後宮或歸咎王商或歸咎定陶王皆見於施行至於咎由王氏則雖言而不聽也章乃奏

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天子召見章  
曰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  
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

臣專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咎於定陶王建遣之  
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顯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  
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專君之咎鳳不內自省責反  
歸咎善人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  
商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又  
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  
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

王商內其女張匡以春中  
君呂不韋之事誡之王鳳

之內張美人則谷永為之游說謂宜內  
子婦人母避嘗字微章孰能發其姦哉

鳳不可令

久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上聞章言感悟謂章曰君  
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  
舅琅邪太守馮野王上方倚欲以代鳳時太后從弟  
子侍中音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杜  
欽令鳳上䟽謝罪文指甚哀上少而親倚鳳太后涕  
泣為不食弗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欲遂退欽復  
說之曰將軍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  
身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潔去就之節者耳非主

上所以待將軍將軍所以報主上也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章章死詔獄既死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鳳白行其策餘見通鑑呂祖謙曰亡漢者杜欽也罪甚於張禹又曰石顯事貢禹而人以為不諧殺蕭望之甚矣欽之姦似顯也

漢孝成皇帝陽朔二年春寒詔務順四音月令

以本紀修

夏

四月丁卯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

以百官表列傳修

解題曰音既列於三公於是王氏愈盛五侯群弟爭為奢侈遺賂珍寶四面而至然皆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聲譽陳瓘曰武帝之所切齒成帝之所優容

秋關東大水遣諫大夫博士行視

以本紀修

八月定陶恭王

康薨

以本紀修

詔舉博士

以本紀修

是歲徙信都王興為中山王

以本傳修

漢孝成皇帝陽朔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

本夏紀

六月潁川鐵官徒作亂討平之

朱熹通鑑綱目

秋八月陽平敬

成侯王鳳薨九月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平阿侯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以列傳修

冬十一月丁卯光

祿勲于永為御史大夫

漢孝成皇帝陽朔四年春正月詔二千石勸農桑

以本紀修

夏四月雨雪

本紀

秋九月壬申東平思王宇薨

本紀

少府王

駿為京兆尹

漢孝成皇帝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薛宣為御史大夫

百官表

二月壬午帝幸初陵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奉初

陵

以本紀修

帝始為微行

本紀

三月庚戌張禹以列侯朝朔望

夏四月庚辰御史大夫薛宣為丞相封高陽侯王駿為

御史大夫

以百官表列傳修

六月封王音為安陽侯

以百官表列傳修

冬黃龍見真定

本紀

匈奴復妹累單于死弟搜諧若鞮單

于立

以列傳修

漢孝成皇帝鴻嘉二年春帝幸雲陽

以本紀修

三月博士行



大射飲酒禮有飛雉升堂而雉復集諸府又集承明殿

詔舉惇厚有行義能直言者

以本紀修

夏徙郡國豪傑貲五

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

以本紀修

五月癸未隕石于杜郵

三

以本志修

六月立中山王脩從父弟子雲客為廣德王

以本志修

是歲城陽哀王雲薨無子國除

以本紀

漢孝成皇帝鴻嘉三年夏四月令吏民得買爵

以本紀

大旱

以本紀

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

以本志修

王氏偕奢詔

尚書奏文帝誅薄昭故事王音等藉藁謝罪乃已

以本志修

秋八月乙卯孝景廟闕災

本紀

冬十一月甲寅廢皇后許

氏

以本紀修

解題曰按通鑑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倖仔貴傾後宮於是飛燕諧告許皇后班倢倖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而班倢倖共養太后於長

信宮

淖方成之說不見於漢史而出於伶玄所撰趙飛燕外傳此後世偽書不可取信禍水之言尤

涉淫陋

廣漢男子鄭躬作亂攻官寺

以本紀修

漢孝成皇帝鴻嘉四年春正月詔青幽冀部水旱遣使

者循行

以本紀修

秋雨魚於新都

以五行志修

渤海清河溢

本紀

解題曰河水湔湔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

餘所季尋等奏言議者嘗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

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

成川䟽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陳瓘曰此最治河之上策也待朝臣言然後遣使者亦已晚矣胡不早計以順天心民苟安則所居地不足惜也

冬鄭躬等犯四縣尋伏誅

以本紀修

是歲王譚卒成都侯王

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以列傳修

解題曰上悔廢譚不輔政而薨乃復進商領城門兵

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見車騎將軍音前與平  
阿侯譚有隙即說音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昔每事凡  
議必與及之音由是與商親密二人皆聖鄴

漢孝成皇帝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戊午

戾后園闕火

本紀

夏四月乙亥封倓仔趙氏父臨為成陽

侯諫大夫劉輔上書諫論為鬼薪

以紀傳修

解題曰成帝欲立趙倓仔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  
微甚難之乃先封倓仔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諫謂觸

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

於人惑莫大焉上使侍御史叔縛輔繫掖庭秘獄顏師

古曰獄令丞官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群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

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

俱上書曰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丞而折傷之暴

人有懼心精銳銷喪莫敢盡節正言臣等竊深傷之

迺徙繫共工獄顏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餘見通鑑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

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丹永所以得預者其必兼給事中  
中也宣元以來或下於中朝或議於中朝或遣中朝  
雜問或中朝上書外朝不與則中朝之任信重矣

五月乙未封舅子侍中光祿大夫王莽為新都侯

以本紀恩

澤侯表修

六月丙寅立婕妤趙氏為皇后

以本紀修

秋七月罷昌

陵及故陵勿徙吏民

本紀

立城陽哀王弟悝為王

本紀

八月

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

本紀

解題曰宣帝即成王后也

九月黑龍見東萊

以本紀修

丁巳晦日有食之

以五行志修

漢孝成皇帝永始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

以本紀修

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繹繹未至地滅

以本紀五行志修

乙酉晦日有食之

本紀

解題曰谷永以京房易占對曰元年九月日食酒亡節之所致獨使京師知之四國不見禍在內也今年日食賦歛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所以四方皆見京師陰蔽禍在外也

詔百寮條奏可省減者又詔關東比歲不登吏民收食



貧民助縣官振贍者賜爵有差

以本紀修

三月丁酉王商為

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以列傳修

京

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

百官表

光祿大夫劉向上書言

王氏帝不用

以列傳修

解題曰嘗上無繼嗣政由王氏災異寢甚向雅奇陳

湯智謀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

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

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

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王氏一門乘朱  
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  
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  
恣遠絕宗室之任不得令給事朝省恐與已分權歷  
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事執不兩  
大王氏與劉氏亦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  
累卵之危宜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使王  
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

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通鑑以此疏載之陽

朔二年王鳳未死之前以疏言大將軍用事故也攷

向本傳向諫作昌陵又次列女傳以諷趙衛之屬

衛即

李倓

然後載所上封事則所謂大將軍者蓋追言曩

事耳今附見於王商為衛將軍之後且陳湯亦以是

年方徙燉煌云餘見通鑑

王師古曰漢懲七國之變疎遠同姓忘呂霍之禍親

近外戚蓋恃外者易疎而恃內者易親易疎者知其惡而易親者忘其危成帝嘗王氏用事劉氏微弱王氏子弟滿朝廷而劉氏遺老獨向一人周旋列大夫三十餘年不得為九卿向不避同姓之嫌反覆論外

戚同姓詞語深切帝深為之感動而不能奪王氏之權也豈非沿習近事寧信外戚而不信同姓耶

左遷侍中張放北地都尉

以通鑑修

冬十一月己丑薛宣免

為庶人翟方進左遷執金吾士子翟方進為丞相封高

陵侯諸吏散騎光祿勳孔光為御史大夫

以百官表列傳修

帝

幸雍祠五時

以本紀修

十二月賜常侍王閎侍中衛尉淳于

長爵關內侯

以紀傳修

徙陳湯燉煌

以通鑑修

漢孝成皇帝永始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遣太

中大夫等循行天下與部刺史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

以本紀修

夏大旱

以五行志修

冬十月庚辰復甘泉汾陰雍陳寶

祠

以本紀郊祀志修

解題曰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等祠而作南北

郊至是復因劉向言罷南北郊而甘泉汾陰諸祠皆

復詳見元始五年解題

尉氏男子樊並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作亂殺郡國長吏

尋伏誅

本紀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論昔政不報

以列傳通鑑修

漢孝成皇帝永始四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三月

幸河東祠后土

以本紀修

夏四月癸未長樂宮臨華殿未央

宮東司馬門災六月甲午覆陵園門闕災

以本紀五行志修大

早

以五行志修

詔禁奢僭踰制

以本紀修

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

之

以本紀

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漢孝成皇帝元延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義取元祚而更為延始

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以本紀

壬戌王商復為大司馬衛

將軍

以列傳修

三月帝幸雍祠五時

以本紀修

夏四月丁酉無雲

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耀耀如雨

以本紀天文志修

秋七

月有星孛於東井詔內郡國舉方正直言極諫北邊二

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

以本紀修

封故相國蕭何後喜為

鄼侯

以本紀修

解題曰通鑑載於永始元年本紀載於元延元年今

從本紀

冬十二月己未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庚申曲陽侯

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領尚書事

以百官表列傳修

吏民上

書言災異譏切王氏帝以問安昌侯張禹禹言天道災變難見鄙儒新學誤人帝由此不疑故槐里令朱雲請斬禹帝怒欲誅雲尋釋之

以列傳修

解題曰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



或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  
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  
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  
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是  
不疑餘見通鑑胡寅曰日者衆陽所宗而受侵翳以  
天喻人非小變也或妾婦侵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  
在下或夷狄亂華人君於此克自飭正則雖有象而  
無其應矣今禹條陳日食願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

侵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近禍又  
畏避王氏而委曲其說且外家擅國其勢將移衆所  
共睹安得指為神恠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  
之門收還主威答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為  
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時善  
政之宜修孰有大於勢隆於主者乎凡禹數言之中  
老姦脩見尚方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古不可免  
矣

五侯初封黃霧四塞公卿多言本后諸弟王鳳欲  
避位帝眷留之而鳳遂不去鳳白罷王商遣定陶

王帝不能平王章因日食言其咎帝欲廢鳳又以太后不食故不忍而鳳終不去矣帝目擊王商階侈尚書奏誅薄昭故事王音等謝罪帝即釋之而王氏之勢遂成及後日食地震吏民言由王氏帝懼以問張禹因禹言不復疑而王氏之勢迄不可敗矣使其初杜欽谷永之對稍持正論而其後張禹之對無復曲說則王氏之盛豈至是哉陳瓘謂天子無忠臣權門有說客嗟乎此漢之所以亡於王氏也

是歲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

以本紀修

匈奴搜諧單于死弟

車牙若鞮單于立

以列傳修

徵張放尋出為河東都尉

以列傳通

修鑑

漢孝成皇帝元延二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二月

幸河東祠后土游龍門陟西嶽而歸

以紀傳修

解題曰龍門東在絳州龍門縣西在同州韓城縣

北李復曰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

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

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濶豁然奔放

顏師古曰在今蒲州龍門縣北

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宇為王

本紀

冬帝校獵長楊宮

本紀

紀修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段會宗殺烏孫小昆彌太子

番丘賜爵關內侯

以列傳稽古錄修

漢孝成皇帝元延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

三日江水竭

本紀

解題曰蜀郡秦思王置漢因之東漢之末劉焉為益州牧自廣漢之雒移治於成都劉備取劉璋據其地魏咸熙中取之晉為成都國復置蜀郡為益州刺史治唐武德初為益州天寶又改蜀郡至德二年為成都府又分為劍南西川節度宋太平興國淳化嘗再降為益州尋復故地里志岷山在蜀郡湔道西徼外

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

蜀以山近江原者通為岷山青城天彭諸山之

所連接皆

古之岷山

二月丙午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為定陵侯

本紀

三月帝幸

雍祠五時

以本紀修

中壘校尉劉向上書陳災異不用

以列傳修

解題曰按向傳星孛于東井岷山崩向懷不能自己

復上奏則在三年以後無疑通鑑以此疏云自建始

以來二十歲間而日八食故載之元年以合二十歲

之數不知向謂二十歲間八食耳非謂至此年二十

歲也今從本傳載於岷山崩之後

自建始至元延日凡十食向止言八

食蓋永始元年二年日食一則京師見而四方不見一則四方見而京師不見故不叙耳

漢孝成皇帝元延四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

以本紀修

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

以列傳通鑑修

二月罷司隸校尉官

本紀

三月帝幸河東祠后土

本紀

甘露降京師

本紀

隕石于闕

東二

以五行志修

漢孝成皇帝綏和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綏安也義取安和以冠元

春二月癸丑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賜諸侯王列侯金

天下當為父後者爵

以本紀修

戊午左遷孔光廷尉以廷尉

何武為御史大夫

以列傳修

封殷後孔吉為殷紹嘉侯三月

及周承休侯皆進爵公

以本紀修

帝幸雍祠五時

以本紀修

夏四

月建三公官王根罷將軍為大司馬御史大夫何武為

大司空封汜鄉侯

以本紀通鑑修

解題曰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

帝罷太尉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



也何武為九卿建言宜建三公官分職授任以考功  
効上以問張禹以為然於是王根為大司馬賜印  
綬設官屬而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朱熹曰漢自古  
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  
故漢止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  
古者天子置三公三孤六卿侯國置司徒司馬司空  
牧誓立政所紀周是時方為諸侯及周官篇則周已  
得天下矣所以不同

韓詩外傳曰三公之德者何司  
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以

韓嬰時未見古文尚書也其後古文尚書既出故班固百官表序言三公三孤與周官同

秋八月庚戌中山王孝王興薨

以本紀修

匈奴車牙單于死

弟烏珠留若鞮單于立遣使求其地

以本紀修

解題曰王介曰匈奴自宣帝末年款塞來朝今無故

而求其地自是始不誠服矣事見通鑑

冬十月王根免

以本紀修

十一月立楚王囂孫景為定陶王

紀本

遣王立就國淳于長下獄死

以本紀修

解題曰翟方進劾奏紅陽侯立狡猾不道請下獄上

遣立就國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  
孫闔皆免官故光祿大夫陳咸歸故郡方淳于長用  
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誅上以方進大臣為  
之隱諱方進既復視事輒復條奏長所厚善孫寶等  
免二十餘人建平侯杜業素與方進不平方進奏業  
聽請不敬免就國及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  
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故事大逆朋  
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

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  
進復奏立黨友朱博孫闕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  
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庶衆莫不疑惑餘見通鑑陳  
瓘曰以大逆誅者乃其所交通推薦之人天子為之  
隱諱見留輒止無恥已甚又因其事以復私怨號為  
通明相而其為如此

賜廢后許氏死

本紀

王莽為大司馬

以列傳修

解題曰淳于長死莽以忠直獲名王根因乞骸骨薦

莽自代遂擢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前  
此所未有也莽外除定陵之偏內攘曲陽之位姦狀  
已脩見而世猶未覺何哉餘見通鑑

十二月罷部刺史置州牧秩二十石

以本  
紀修

解題曰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刺史位下大夫而臨  
二十石輕重不相得宜更置州牧以應古制乃罷刺  
史置州牧秩二十石

捷為郡得古磬劉向因說帝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

乃議立辟雍長安城南會向卒尋寢

以禮樂志荀悅漢紀修

增傳

士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故

以儒林傳通鑑修

大事記續編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大事記續編卷五

明 王禕 撰

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春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

以本紀修

二月熒惑守心壬子切責翟方進令自殺

以本紀修

大水

以本紀修

行志

大廐馬生角

以五行志修

三月帝幸河東祠后土

以本紀修

丙戌帝崩於未央宮

以本紀修

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封博山侯

以本傳修

昭儀趙氏自殺

以本傳修

復長安南北郊

以本紀修

夏四月

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

后曰皇太后賜宗室馬吏民爵

以本紀修

葬延陵上謚曰孝

成皇帝

以本紀修

高昌侯董宏請立定陶太后傅氏為帝太

后免為庶人

以本紀修

尊定陶恭王為恭皇

以本紀修

五月丙戌

立皇后傅氏

以本紀修

詔尊定陶太后曰定陶恭皇太后丁姬

曰定陶恭皇后封舅丁明舅子丁滿皇后父傅晏皇太

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等為列侯

以本紀修

解題曰陳瓘曰猝暴無漸者不長克已躬行則久而

自化哀帝自少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當克已躬行



漸求草正之理猝然以寵貴親屬為先欲隆諸傳以  
消王氏就使享國長久此志終遂王衰傳盛何以相  
異且臨朝屢誅大臣以則武宣適足以感漢之脉而  
已矣事見通鑑

六月罷樂府

以本紀修

益封河間王良萬戶

本紀

詔中壘校尉

劉歆典領五經歌奏七畧

以藝文志通鑑修

解題曰胡寅曰法家慘刻名家苛饒墨則二本縱橫  
則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棄也其歸固足取乎若六

經則固儒者之所修也今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誰耶歆之言其舛如此事見通鑑

詔限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關內侯吏民皆毋過三十頃諸侯至吏民奴婢有差犯者沒入官尋寢

以本紀食貨志修

解題曰蘇洵曰三十頃之田周氏三十夫之田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

欲少為之限而不禁其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而復於貧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為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夫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何以遠過此哉事見通鑑

齊三服官官織綺繡皆止無作除任子令誹謗詆欺法嫁掖庭宮人免官奴婢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博士弟子

父母死子寧三年

本紀

解題曰應劭曰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

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

秋七月丁卯王莽免尋以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

以通鑑修

庚午左將軍領尚書事師丹為大司馬封高樂侯

以列傳修

遣王根成都侯王況就國況免為庶人

以列傳修

九月庚申

京師至北邊地震三十餘處

以五行志修

定世宗為不毀之

廟

以朱熹綱目修

冬十月遣何武就國癸酉師丹為大司空

以列

傳通  
鑑修 復置司隸 以百官  
表修

解題曰按百官表列傳哀帝改司隸校尉但曰司隸  
冠進賢冠比司直

徵陳湯還 通鑑

漢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於北地十六 以五  
行志

修免侍中新成侯趙欽成陽侯趙訢為庶人徙遼西 以本

紀修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以列  
傳修太皇

太后王氏詔王氏田非冢塋皆以予貧民 荀悅  
漢紀

解題曰厚施於民陳氏所以傾齊以私田予貧民王氏所以傾漢蓋王氏不師陳氏而事偶合者也哀帝不能明家施不出國之義以裁之豈未察其姦故耶

二月舉孝弟敦厚直言通政事可親民者

以本紀修

秋九月

甲辰隕石於虞二

以五行志修

郎中令冷褒等奏尊恭皇太

后恭皇后不宜引定陶之名宜為恭皇立廟京師孔光

傅喜師丹不可免丹為庶人尋以為關內侯冬十月壬

申京兆尹朱博為大司空

以列傳修

傅太后誣中山馮太后

祝詛并其弟宜鄉侯參等皆自殺司隸孫寶請覆治馮

氏獄坐下獄

以列傳通鑑目錄修

漢孝哀皇帝建平二年春正月有星孛於牽牛

以五行志修

傅喜免尋就國

以列傳修

三月罷大司空夏四月戊午朱博

為御史大夫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

以本紀百官表修

乙亥孔光免為庶人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

以百官表列傳修

詔恭皇不宜稱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恭皇后

曰帝太后立恭皇廟於京師

以本紀修

解題曰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尊無二上重正統也當時師丹等議謂成帝既為定陶恭王立後則哀帝繼體成帝持重大宗義不可復奉定陶祭而立廟京師其言可謂達制禮之意矣哀帝徇私情廢正禮莫之能從惜哉事見通鑑

復封董宏為高昌侯免師丹為庶人遣王莽就國

以列傳修



解題曰傳太后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  
為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請免為庶人上曰莽與太  
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餘見通鑑胡寅曰姦人之  
欲圖大事者必託於正以售其術若公道不出於朝  
清議不本於上則彼得竊而用焉哀帝背違大義悅  
冷褒段猶董宏之邪說而不用孔光傳喜師丹之正  
諫於是王莽為大司馬先奏免宏次撤傳太后幄坐  
至於罷政就國而不悔莽他未有建明獨惓惓定陶

一事莽豈能賢哉政將詭激以遂其姦爾故士大夫以莽為是而天下多寃之再居柄任用儒術平寃獄治誣告黜譖人斯乃哀帝行乖禮義倒持太阿而授之莽也使公道出於朝廷清議本乎人主政事修理忠邪區分則雖百莽亦何能為哉事見通鑑

罷州牧復刺史

本紀

六月帝太后丁氏崩

本紀

改元太初元

將易號陳聖劉太平皇帝

以本紀宋庠紀年通譜修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按本紀詔以建平二年為太

初元年王莽傳莽自陳符命前孝哀皇帝下詔書更  
為太初元將元年今官本哀紀但稱太初元年太初  
武帝年號世代未遠不容更襲舊名顏氏無訓注非  
史文之畧盖校讎者不曉其意又不參攷莽傳故削  
去二字但曰元年前朝好本皆有元將二字事見通

### 鑑

秋七月為初陵勿徙民

以本紀修

八月罷改元易號事待詔

夏賀良等伏誅

以列傳修

盡復諸神祠

以郊祀志修

甲戌朱博有

罪自殺御史大夫趙玄減死二等論孔鄉侯傅晏削戶

四分之一

以本紀百  
官表修

解題曰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  
奏免喜侯朱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許可博惡獨  
斥奏以故大司空何武坐過免就國即并奏喜武請  
皆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  
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  
問宣等奏博為臣不忠不道玄大不敬晏不敬臣請

謁者召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矯望等四十四人如宣言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晏本造謀宜與博玄同罪上減玄死罪二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餘見通鑑呂祖謙曰傅晏以風指諭朱博朱博奉傅晏之指其罪一也而羣臣之議則以博為不忠不道而晏止為不敬哀帝之用刑則殺朱博而晏止於削戶是法徒行於大臣而不行於外戚

也龔勝之議公矣哉

又曰賈捐之之附石顯朱博之黨傅氏皆自以為固寵之至計

而情見詐得卒不免於死使其守道不貳未必不免也此可為小人之戒

九月光祿勳平當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平當為丞

相賜爵關內侯京兆尹王嘉為御史大夫

以荀悅漢紀通鑑修

漢孝哀皇帝建平三年春正月立廣德王雲客弟廣漢

為廣平王

以本紀修

癸卯帝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災

本紀

三

月己酉平當薨

以列傳百官志修

有星孛於河鼓

本紀

夏四月丁

酉王嘉為丞相封新甫侯

以百官表列傳修

河南太守王崇為

御史大夫

百官表

六月立魯王劬子閔為王

以列傳諸侯王表修

冬

十一月壬子復泰畤后土祠罷南北郊

以本紀修

無鹽危山

土起瓠山石立東平王雲及后謁坐詛祝雲自殺謁棄

市

以本紀修

左遷王崇為大司農

百官表列傳修

輕殊死刑

以後漢列傳修

解題曰宣帝置廷平涿郡太守鄭昌上䟽言刪定律

令未及修正元帝初立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

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

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

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成帝河平中復下詔  
曰甫刑曰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  
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頗多百有餘萬言竒請它比  
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  
難乎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  
死刑及可蠲除約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不能廣  
宣上恩建立明制而徒鈎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  
而已東觀記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哀帝建平三



年輕除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

一等

葉適曰手殺人當如後世殺人無證情理可閔之類

餘見建武十四年解

題

漢孝哀皇帝建平四年春大旱

本紀

關東民傳行西王母

籌

以本紀通鑑目錄修

二月癸卯封帝太太后從弟侍中傅商為

汝昌侯尚書僕射鄭崇諫不聽

以紀傳修

丁卯諸吏散騎光

祿勲賈延為御史大夫

以百官表修

賜侍中駙馬都尉董賢

爵關內侯

以列傳通鑑修

解題曰上欲封董賢等心憚王嘉使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廷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餘見通鑑呂祖謙曰嘉延以一身橫當董賢之衝忠矣然其書言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

此乃為董賢畫計也使哀帝今日下公卿議則明日  
董宏冷褒輩爭言當封矣大抵事有是非兩端事誠  
是耶則或出於君或出於臣其利一也事誠非耶則  
或出於君或出於臣其害一也故谷永任咎而成帝  
之咎不下於永李斯分謗而亡秦之謗不分於斯安  
得謂之咎有所分乎

鄭崇下獄死孫寶免為庶人

以列傳  
通鑑修

解題曰陳瓘曰封一傳商崇死寶免而趙昌得意人

主之禍莫大於殺諫臣崇死則哀帝已矣事見通鑑

夏四月雨血山陽胡陵

五行志

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

太后

本紀

秋八月辛卯封皇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為陽

信侯

以列傳修

解題曰王太后之援田蚡而封荀參也成帝猶曰封

田氏非正也至是則無復拒之者矣事見通鑑

董賢及光祿大夫息夫躬南陽太守孫寵以告東平王

封列侯

以百官表通鑑修

恭皇園北門災

本紀

左遷執金吾母將

隆沛郡都尉

以列傳修

諫大夫鮑宣上書論事語刻切帝優

容之

以列傳修

漢孝哀皇帝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傳晏為大司馬

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有食

之不盡如鈞詔公卿大夫陳過失舉賢良方正直言

以本

紀百官表

五行志修

解題曰杜鄴對曰今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

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至乃並置大司馬

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晦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  
欲令昭昭以覺聖朝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  
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不報又徵孔光詣公  
車問日食事光對曰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  
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  
敕躬自約總正萬事光所對大抵皆委曲之辭無一  
語切於事者此所以拜官加秩位次丞相踰月而歷  
御史至相位也

王嘉上封事論董賢帝不悅

以列傳修

解題曰嘉奏封事曰恭皇寢廟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譁羣臣惶惑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失度卒陷罪辜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者也

王嘉

所言大旨與鮑宣王閔同哀帝於宣閔則能容之於嘉則不說何也宣閔小臣非帝與賢所憚嘉位尊望重帝與賢因嚴憚之言不合則死隨之矣

賢良周護等對策訟王莽徵莽還

以列傳修

辛亥傅晏罷

以百

官表修

丁巳皇太后傅氏崩稱孝元傅皇后

以紀傳修

遣息

夫躬孫寵就國躬尋伏誅

以列傳修

孔光為光祿大夫給事

中位次丞相

以列傳修

鮑宣上書拜為司隸

以列傳修

上欲益封

董賢等王嘉封還詔書奏封事諫召嘉詣尚書責問三

月下獄死

以列傳修



解題曰按列傳漢紀尚書劾王嘉宣帝嘗使尚書召問黃霸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勲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司隸鮑宣等十四人劾嘉應迷國不道法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為嘉備宰相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等五十人以為如光等言可

許議郎龔等以為嘉言事前後相違不任宰相之職  
宜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必  
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  
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廣延有司議欲  
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進之以  
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按嘉本以薦相等為罪大臣  
括髮關械裸體受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  
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

陳瓘曰孝文  
逮繫周勃賈

生陳堂陞之說霍光持刑罰嚴杜延年輔之以寬猛蓋兼之矣餘見通鑑漢世每事必議王通遂謂議能盡天下之心然類多逆探風指以為向背其間無所回撓者殆無幾爾王嘉之議漢存亡之所關也鮑宣遂至雷同附和若龔勝雖能小異亦未免出入於其間獨猛等明白抗論而有重國寬和之意嘉之死天也彼亦奈之何哉

夏五月乙卯孔光為御史大夫秋七月丙午孔光為丞相復封博山侯汜鄉侯何武為御史大夫

以列傳百八  
官表修

月徙何武為前將軍辛卯光祿大夫彭宣為御史大夫

以列傳百  
官表修

鮑宣下獄髡鉗

以列傳修

九月乙卯丁明免

以列傳修

解題曰丁明頗害董賢寵及王嘉死明甚憐之乃冊

免明曰前東平王祠祭祀詛雲后舅伍宏以豎待詔

禍甚迫切賴董賢以聞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折消

未萌又不深疾雲宏之惡反痛恨雲等賢等獲封嫉

妬忠良非毀有功復與丞相王嘉相比令嘉有依得

以罔上其上驃騎將軍印綬餘見通鑑呂祖謙曰丁

明幸託外親備大臣王嘉之死當正救之坐視不救  
雖憐無益也東平之寃當正辨之坐視不辨雖恨無  
益也董賢之盛當正斥之坐視不斥雖疾無益也進  
退無據雖受黜免亦豈為君子之所予哉

冬十一月光祿大夫韋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已丑薨

以百官表  
列傳修

解題曰賞之用定陶王故也

十二月庚子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

百官表  
列傳

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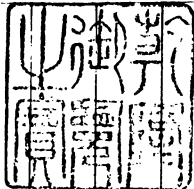
以本紀修

是歲大月氏使者伊存口

授博士弟子秦景浮屠經

以後魏書釋老志修

解題曰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詳見永平八年解題



大事記續編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大事記續編卷六至

詳校官檢討

臣朱依昊

編修

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

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

臣劉人鶴

欽定四庫全書

大事記續編卷六

明 王禕 撰

漢孝哀皇帝元壽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

來朝

通鑑

三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以天文志修

夏五月正三公

官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封長

平侯

以本紀修

解題曰哀帝始以大司馬居大司徒之上自是遂為故事故後漢百官志先太尉而後司徒徐防之徒由



司徒而為太尉

六月戊午帝崩於未央宮

本紀

解題曰蘇轍曰哀帝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而傳太后僭竊名號復罷任幸臣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哉太皇太后之未央宮收璽綬詔尚書發兵符節百官奏

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王莽董賢自殺庚申莽為大司

馬領尚書事

紀傳稽古錄

解題曰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總政機收兵權也按後漢王閔傳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董賢曰無妄以予人時國無嗣立內外悚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殿後闔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以持璽綬以待禍至耶

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后朝廷

壯之其事班固不載餘見通鑑

百官表尚書符節令中黃門皆屬少府期

門兵屬光祿勳三輔黃圖未

央宮有宣德殿闔宮中門也

秋七月遣車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等迎元帝孫中山王

衍

以傳紀修

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徙孝哀皇后於北宮

以本

紀修

貶傅太后為定陶恭王母丁太后為丁姬

以列傳修

何武

及左將軍公孫祿免孔鄉侯傅晏等徙合浦遣武及王

立就國八月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為庶人皆自殺

以列

傳彭宣免就國以列傳修戊午右將軍王崇為大司空封扶

平侯以列傳修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謁高廟年九歲

太皇太后臨朝稱制王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以本紀修孔

光為帝太傅位四輔右將軍馬宮為大司徒封扶德侯

以列傳修冬十月壬寅葬義陵上謚曰孝哀皇帝以史記修

漢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

羣臣言王莽功德比周公宜賜號安漢公賜民爵三月

丙辰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左將軍甄豐為少傅封

廣陽侯居四輔奉車都尉甄邯封承陽侯莽為太傅幹  
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

以列傳  
通鑑修

解題曰葉適曰王莽秉政纔四月而篡事已成蓋承  
諸父之舊內外無非王氏之人故速捷如此事見通

鑑

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為王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為  
中山王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賜太僕王  
惲等二十五人爵關內侯置義和官

以本紀百  
官表修

公卿奏

言太皇太后不宜親小事乃下詔令安漢公莽四輔平

決州牧二千石茂才吏

以列傳修

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本紀六月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衛玄

爵關內侯封周公後公子寬為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為

褒成侯

以本紀思澤侯表修

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本紀

解題曰魏了翁曰古者弟子之於師子孫之於祖父

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稱字以別之字之至貴漢初猶

然而新莽不知仲尼之為尊也妄為作謚然宣尼之

云未嘗削其字也至追崇之典代增則以系謚為重  
加封為貴矣

漢孝平皇帝元始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

本紀

越雋郡上

黃龍游江中孔光等稱安漢公莽功德比周公大司農  
孫寶斥之坐免官

列傳

解題曰呂祖謙曰使平帝廷臣皆如寶則漢何自而  
亡事見通鑑

三月癸酉王崇謝病免夏四月丁酉甄豐為大司空右

將軍孫建為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為右將軍

以呂祖謀標目修

紹封宗室及功臣後為王侯者百餘人

朱熹通鑑綱目

郡國大

旱蝗安漢公莽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皆獻田宅以口

賦貧民

本紀

光祿大夫龔勝大中大夫邴漢謝病歸

以列傳修

解題曰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大中

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

詔之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

事餘見通鑑



秋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

紀本

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

人持節行邊兵

紀本

頒四條於匈奴

以列傳修

漢孝平皇帝元始三年夏安漢公莽奏定車服制度吏

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郡國縣鄉立學

校庠序置經師

以本紀修

安漢公莽子宇與帝外氏衛氏有

謀宇下獄死盡滅衛氏支屬殺章敬長公主紅陽侯王

立平阿侯王仁汜鄉侯何武鮑宣等數百人

以紀傳修

解題曰自寒浞之後以人臣而篡天子之位自莽始

也後世易代往往皆師莽之所為莽誅除異已者曹操殺孔融司馬氏殺夏侯玄嵇康劉裕殺謝混劉藩至白馬而其禍極矣事見通鑑

漢孝平皇帝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

孝文以配上帝

紀本

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

公本

紀三月丁未立安漢公莽女王氏為皇后

以本紀修

解題曰班固贊外戚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

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謂禍福之宗也自漢興終於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嗚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呂祖謙曰班固論外戚之成敗深切著明然謂許史不敢縱恣亦誣矣殺蕭望之蓋寬饒皆是物也縱恣有大於此者

乎餘見通鑑

遣太僕王惲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

以通鑑修

夏四月甲子

皇后見高廟加安漢公莽號宰衡賜莽母號功顯君子

二人為列侯

以紀傳修

解題曰莽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

尊太后姊妹為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又知太

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迺令太后

四時車駕巡狩四郊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

牛酒歲以為常夫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此寒浞之所以篡夏也莽不學寒浞而事與之合豈凡篡弑者固同一術耶餘見通鑑

孔光辭位詔母朝十日一入省中

以列傳修

秋立明堂辟雍

靈臺築學舍萬區立樂經益博士員徵天下通經異能

之士

以紀傳修

解題曰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圓

下方八憲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八憲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辟雍者象璧園雍言以水象教化流行胡寅曰明堂辟雍靈臺雜見於詩禮孝經孟子其制作之詳不可聞然以理考之王者嚮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故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

之堂然則是天子之外朝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  
若呂不韋青陽總章之制劉歆世室重屋之說豈可  
盡信乎靈臺據詩與孟子而言亦燕游之所耳若辟  
雍則未有明言其義者獨詩言於樂辟雍又曰鎬京  
辟雍而已夫辟君也雍和也言人君有和德而天地  
之和應之天下之心服之也此二詩者亦言與民同  
樂建立都邑之事而已未遽及學校之政也況其上  
章又有皇王維辟之云哉王制記天子諸侯之學始

有辟雍泮宮之名不知何所本而云泮水之詩亦未有以見其為學校者獨取匪怒伊教之句以為證則未矣

徵能治河者

以通鑑修

解題曰莽徵能治河者以百數長水校尉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



室大司馬史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民皆引水溉田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水暴至溢決而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水道自利矣御史韓牧以為可畧於禹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

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  
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  
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  
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  
者陳瓘曰並戎二策至今猶可施行也餘見通鑑

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

本紀

分天下為十二州

冬置西海郡

本紀

解題曰西海今肅州之地後為吐谷渾都餘見隋大

業五年解題

梁王立徙漢中自殺

以本紀修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

郡更公卿大夫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

以本紀修

大風吹長安城東門瓦屋

以五行志修

漢孝平皇帝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

宗室子徵助祭益戶賜爵秩金帛補吏有差

以本紀修

復南

北郊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

以本紀修

解題曰元帝好儒貢禹韋玄成匡衡等相繼為公卿

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成帝  
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  
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祭天於南郊就陽  
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  
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  
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  
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殊制宜可徙置長  
安願與羣臣議定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

為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宜違俗復古天子從之建始元年始於長安定南北郊衡又言泰畤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之屬宜皆勿修又雍鄜密上下畤本秦所立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衡譚復條奏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請皆罷奏

可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及孝文渭陽孝武泰  
一孝宣泰山蓬山之属明年衡坐事免官爵又初罷  
甘泉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  
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  
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  
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及陳寶祠至今七  
百餘歲矣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  
正也前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易大傳曰誣神者殃

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

向謂經無明文難以疑正

尚不達經義至謂家人種祠與誣神者殃及三世則不經之甚矣

後上以無繼嗣永

始三年遂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及雍五畤陳寶祠

天子復親郊禮又復長安郡國祠著明者且武帝末

年頗好鬼神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谷永說上曰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

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

盛稱奇恠鬼神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經之藥皆姦

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惟陛下距絕此

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楊時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

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

綏和二年

成帝崩皇太后詔復南北郊長安如故哀帝即位寢

疾盡復前世所嘗具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

七千祠建平三年復泰畤后土祠如故逮平帝元始

五年安漢公王莽奏言與太師孔光等六十七人議

宜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祭祀



曰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合有別其合樂曰以六律六  
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  
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  
皆至其別樂曰冬至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  
天神皆降夏至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  
皆出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  
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以  
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

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奏可三十餘年  
之間天地之祠五徙焉

郡國置宗師

以本紀修

夏四月乙未孔光薨以馬宮為太師

以列傳修

吏民上書薦安漢公莽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

人五月策莽以九錫

以列傳修

解題曰此權臣受九錫之始也韓詩外傳曰諸侯有  
德天子錫之一錫輿馬再錫衣服三錫樂則四錫朱  
戶五錫納陛六錫虎賁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

邕事見通鑑

封義和劉歆等十二人為列侯

以本紀修

琅邪太守公孫闕

言災異誅

以列傳修

閏月發定陶恭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

綬壞恭王廟

以列傳修

解題曰時有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哀帝尊罷丁

傳踰禮過制固當裁定然莽以私意為之遂至逆天

理而失人心燕之銜土甚類臨江王志壹之動氣也

餘見通鑑

封師丹為義陽侯尋卒

以列傳修

秋八月壬午馬宮免

列傳

泉

陵侯劉慶上書請安漢公莽居攝

以列傳修

冬十一月高帝

原廟災十二月丙午安漢公莽弑帝葬康陵上謚曰孝

平皇帝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

以紀傳修

解題曰班固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

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

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

以列傳修

長樂少府平晏

為大司徒

以列傳修

解題曰班固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先生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前輝光謝器奏武功得白石丹書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王舜請令莽稱攝太皇太后許之詔徵宣帝玄孫又詔

莽居攝踐阼

以列傳修

漢孺子嬰居攝元年春正月莽祀南郊迎春東郊

以列傳修

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年二歲尊皇后曰

皇太后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甄邯為

太保後承又置四少

以列傳修

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

莽不克死之

朱熹綱目

五月甲辰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

皇帝

以列傳修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以列傳

是歲西羌攻西

海郡

以列傳修

漢孺子嬰居攝二年夏五月更造錯刀契刀大錢與五

銖錢並行

列傳

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嚴鄉

侯劉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莽以輕車

將軍孫建等七人為將軍擊義遣三將軍屯諸關塞三

輔趙朋霍鴻等起兵應義莽以王級間遷為將軍擊朋

等冬十月莽作大誥以諭天下諸將至陳留菑與義戰

破之十二月圍義圍城殺義信亡走

以列傳修

漢孺子嬰初始元年春地震

以列傳修

虎牙將軍王邑等還

引兵西趙朋等皆滅

以列傳修

封將帥有功者三百九十五

人為侯伯子男

以列傳修

莽封子褒新侯安都堂侯臨為公

以列傳修

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

以列傳修

冬十一月莽奏太皇

太后請毋言攝改元

以列傳修

梓潼哀章為金匱以獻戊辰

莽受於高廟即天子位國號新改正朔易服色以十二

月癸酉朔為元年朔更太皇太后號為新室文母太皇

太后

以列傳修

解題曰班彪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



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悲夫事見通鑑

新莽始建國元年

解題曰張衡條上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厥後沈既濟以唐武后紀併之中宗蓋本

於此今據通鑑以莽年接漢統書之從其實也宋庠  
紀年通譜其正月乃前年之十二月用商正建丑之

月耳

春莽立妻王氏為皇后子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封  
子宇子六人為公廢孺子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定安

太后

以列傳修

按金匱封拜四輔三公四將

以列傳修

更諸官名

降漢諸王為公侯為子

以列傳

立祖廟五親廟四以漢高廟

為文祖廟立漢廟於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

以列傳修禁剛卯刀錢更作小錢與大錢五並行禁民不得

挾銅炭以列傳修夏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朱熹綱目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不得賣買以列傳修秋

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於天下授新印綬以列傳

貶勾町王西域王為侯更匈奴單于印以列傳冬靄桐華以列

傳修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以列傳是歲真定常山

大雨雹以列傳修

新莽始建國二年春二月廢漢諸公為民以列傳立五均司

市錢府官榷酤賣鹽鐵器鑄錢禁民不得挾弩鎧

以列傳食

貨志修

解題曰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

顏師古曰

讎讀曰售

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下詔

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

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

均事臣瓚曰其文曰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人民矣傳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

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

洛陽

邯鄲臨淄  
宛成都

立五均官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

工商皆采金銀連錫登龜取貝者

如淳曰  
登進也

皆自占司

市錢府

顏師古曰各以其所采取之  
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

又以周官稅民

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

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有

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諸取鳥獸魚鱉百蟲

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

匠醫巫卜祝及他技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為於其

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  
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  
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

顏師古曰  
中讀作仲

實定所掌為物

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衆民賣買五穀布帛  
絲繇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考檢厥實用其  
本賈取之萬物昂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低  
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民欲祭祀喪  
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

顏師古  
曰但空

也徒也言賒與之不取息也

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

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顏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

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周官泉府掌以市之征布  
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賣買之物揭而  
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賣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  
國人郊人從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  
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  
國服為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  
而納其餘鄭衆云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  
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鄭玄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  
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廬之田而貸萬  
泉者則暮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  
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賈公彥疏曰萬泉五百計  
當二十而取一若然近郊十一者萬泉暮出息一千

遠郊二十而三者萬泉菴出息一千五百旬稍縣鄙之民萬泉菴出息二千也王莽時則與周少異周時不計其贏所得多少據本徵利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徵科唯據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還贏萬泉徵一千贏五千徵五百餘皆據利徵什一也

匈奴擊車師戊巳校尉史陳良等殺校尉刁護降匈奴

以列傳修冬十一月罷漢廟在京師者以列傳修更號定安太后

為黃皇室主以列傳修十二月雷列傳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

服於遣將軍孫建等率甲卒三十萬人擊之須畢至同

出以列傳修更作金銀龜貝錢布名寶貨尋寢但行大小錢



列傳 更始將軍甄豐自殺殺豐子京兆大尹尋東通靈將

五司大夫劉棻等數百人

以列傳修

解題曰初甄豐劉秀王舜為王莽腹心安漢宰衡之號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秀亦並富貴非復欲令莽居攝也莽意欲稱居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豐子尋作符命言黃皇室主為尋之妻莽心疑大臣怨謗

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收捕尋豐自殺辭連秀子榮榮  
弟泳等連引黨親列侯死者數百人餘見通鑑呂祖謙曰  
三子成王莽居攝之勢而不欲莽之居攝苟或致曹操九  
錫之功而不欲操之受九錫是猶培其根而惡其實也

是歲起八風臺

以列傳修

新莽始建國三年匈奴入塞殺太守都尉諸將屯邊郡  
未進兵將軍嚴尤請令先至者深入不聽民苦徵發盜賊  
始起

以列傳修

王舜死

以列傳修

遣使者迎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

勝死之

列傳

瀕河郡蝗

列傳

河決魏郡

列傳修

新莽始建國四年夏赤氣出東南竟天

列傳修

定五等國

邑以圖籍未定未授國邑王田私屬得自買賣

列傳修

句

町殺牂柯大尹周歆高勾驪殺遼西大尹田譚

列傳修

解題曰漢地理志高勾驪玄菟郡縣也後漢列傳在

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扶餘

接武帝滅朝鮮以為縣

新莽始建國五年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合葬渭陵

而溝絕之

以列傳修

解題曰魯昭公之喪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  
駕鶩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  
必恥之乃止王莽之惡於是浮於季孫矣

冬十一月彗星出

以列傳修

是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

焉耆殺都護但欽等

以列傳修

除挾銅炭之禁

以列傳修

改明年

元

以列傳修

匈奴烏珠留單于死其弟咸立

以匈奴傳修

新莽天鳳元年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疑有鳳凰之祥因以為號

春正月莽將都洛陽遣太傅平晏等先相宅

以列傳修

三月

壬申晦日有食之

以列傳修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

以列傳修

六月

黃霧四塞

以列傳修

秋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

雨雹殺牛羊

以列傳修

置卒正連率大尹州牧部監六鄉六

尉六隊六郊

以列傳修

匈奴和親檻送陳良等燔殺之

以列傳修

邊大饑人相食

以列傳修

益州蠻殺大尹程隆遣將軍馮茂擊

之復下金銀龜貝之貨作貨布貨泉罷小錢

以食貨志修

新莽天鳳二年春二月日中見星

以列傳修

民訛言黃龍死

以列傳修

改匈奴單于曰恭奴善于

以匈奴傳修

五原代郡盜賊

起

以列傳修

邯鄲以北大雨水出

列傳

新莽天鳳三年春二月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竹柏或

枯

以列傳修

夏五月庚寅朔始賦吏祿

以列傳修

六月戊辰長平

館岸崩壅涇水北行

以列傳修

解題曰荀悅紀作長平觀如淳曰在池陽南上原之

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顏師古曰在涇水南原

今謂睦城坂

按徐錯方輿志長平觀在涇陽縣東南九里長平坂在涇陽縣非一處也

戊子晦日有食之

以列傳修

秋大司馬陳茂免以將軍嚴尤

代之

以列傳修

冬十月戊辰王路朱烏門鳴

以列傳修

馮茂擊句

町不克徵還下獄死復遣將軍廉丹擊之

以列傳修

越雋蠻

任貴殺太守自立為邛穀王

以列傳修

是歲遣五威將王駿

等出西域焉耆襲殺之

以列傳修

新莽天鳳四年夏五月封保成師友祭酒唐林為建德

侯諫議祭酒紀遂為封德侯

以列傳修

六月更授諸侯茅土

於明堂

以列傳修

是歲臨淮琅邪及荊州綠林兵起

以通鑑修

解題曰李賢曰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

新莽天鳳五年春正月北軍南門災

以列傳修

考吏致富者

収其財五分之四以助邊

以列傳修

莽孫功崇公宗自殺

以列

傳修

是歲諸吏中散大夫楊雄卒

以列傳修

解題曰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學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為少著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



微名當世顧嘗好辭賦為郎當成哀平間三世不徙  
官王莽篡位以久次轉為大夫莽既以符命自立欲  
絕其原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  
投棻四裔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欲收雄  
雄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何故在此間使  
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詔勿問  
卒年七十一

琅邪樊崇兵起

以通鑑修

解題曰崇起兵於莒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

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餘見通鑑

莒琅邪國縣東觀記崇安

東莞人宣祿東海臨沂人

匈奴烏累單于死弟左賢王興立

以匈奴傳修

新莽天鳳六年春廉丹擊益州不克徵還遣大司馬護

軍郭興等擊之

以列傳修

匈奴寇邊大募丁男及死罪囚吏

民奴為銳卒稅吏民訾三十取一公卿以下皆保養軍

馬

以列傳修

嚴尤免

以列傳修

解題曰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及遣  
尤與廉丹誅單于而立須卜當尤固言匈奴可且以  
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蓋王莽伐匈奴  
而不憂盜賊與煬帝伐高麗而不憂盜賊其亡一耳  
餘見通鑑

復訾民三十稅一

以列傳修

新莽地皇元年春正月改元

以列傳修

解題曰宋庠紀年通譜按莽傳莽見盜賊多乃令太

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十二月改元地皇從歷紀也

令犯法者論斬毋須時

以列傳修

二月壬申日正黑

以列傳修

秋

七月大風毀王路堂

以列傳修

立子安為新遷王臨為皇太

子尋改為統義陽王

以列傳修

九月起九廟

以列傳修

大雨六十

餘日

以列傳修

鉅鹿男子馬適求謀舉燕趙兵誅莽不克死

以列傳修

以予虞唐尊為太傅封平化侯

以列傳修

是歲罷大小

錢更行貨布

以食貨志列傳修

南郡江夏下江兵起

以列傳修

解題曰續漢志南郡編縣有藍口聚即下江也

新莽地皇二年春莽妻王氏死謚孝睦皇后統義陽王

臨謀殺莽事覺自殺新遷王安死

以列傳修

遣太師義仲景

尚等擊青徐賊

以列傳修

轉天下穀邊郡以擊匈奴

以列傳修

解題曰程頤曰古有兵車載糗糧百人須二十五人

然止在中國若深入則決無省力秦運海隅之粟以

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一兵行一夫饋

止可供七日耳且以三夫助一兵計之須十五日即

回一日不回則一日食乏古人所以不得已而後用之也

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

以列傳修

毀漢高廟

以列傳修

是歲南

郡秦豐兵起

以列傳修

解題曰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畧皆曰此天囚行尸命

在漏刻

秦使者之對二世虞世基之對煬帝皆謂鼠竊狗盜無能為即此類也豐南郡即縣黎丘

鄉人李賢曰黎丘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北

初四方皆以餓寒窮愁起為盜

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不敢畧

有城邑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關中兵而死賊非敢欲  
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荊州牧發奔命二萬人討  
綠林賊賊帥迎擊大破牧軍鈎牧車屏泥刺殺其驂  
乘然終不敢殺牧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為賊所獲賊  
送付縣餘見通鑑陳瓘曰莽之賊剝下民可謂極矣  
然民不以畧城邑為利而以去鄉里為重民之本心  
豈欲亂乎

新莽地皇三年春二月霸橋災

以列傳修樊崇等殺景尚列傳

關東人相食

列傳

夏四月遣太師王匡及廉丹討赤眉樊

崇遣大將軍孔仁納言大將軍嚴尤等擊新市平林兵

以列傳

蝗飛蔽天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

以列傳

赤眉殺廉

丹

以列傳

冬長沙王發六世孫續及其弟秀起兵春陵與

新市平林兵合攻拔棘陽

以後漢紀傳修

解題曰鄧晨娶秀姊元秀嘗與續及晨俱之宛與蔡

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

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耶李通父守



好星厯識記通素聞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  
會秀避事在宛通遣從弟軼迎秀及相見共語移日

因具言識文事

光武之信  
識本於此

秀乃與通軼起於宛續自

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餘見通鑑李賢曰新市縣  
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富永縣東北平林在今隨  
州隨縣東北宛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春  
陵本屬零陵冷道縣元帝時以蔡陽白水鄉封春陵  
侯故城在今棗陽縣西南棘陽縣屬南陽郡古謝國

在棘水之陽故城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

十一月有星孛於張

以列傳修

劉繹與前隊大夫甄阜屬正

梁丘賜等戰大敗還保棘陽

以後漢本紀修

大事記續編卷六